

禅 真 后 史
(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05.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58.80 元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	(2)
第二十六回	从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	(10)
第二十七回	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	(18)
第二十八回	墨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喃出猎兴兵	(26)
第二十九回	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	(33)
第三十回	受良马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猻念佛	(41)
第三十一回	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	(49)
第三十二回	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	(57)
第三十三回	瞿二郎吞符却病	党氏女刺绣见妖	(65)
第三十四回	蓝面鬼扑捉翼儿	大将军锤击道士	(73)
第三十五回	瞿氏子放雷逐怪	车云甫挺斧劈邪	(81)
第三十六回	摄魂和尚诉真情	觅利黄冠谋放债	(89)
第三十七回	厚赠侍儿为妾媵	议芟权恶谒相知	(97)
第三十八回	印常侍利口饰非	许侍郎庇奸获罪	(105)
第三十九回	众冤魂夜舞显灵	三异物宵征降祸	(113)
第四十回	散符疗疫阴功大	掘鼠开疑识见多	(121)
第四十一回	白马寺怀义嫉贤	大峡山羊雷仗义	(129)
第四十二回	卞心泉赂贵救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	(137)
第四十三回	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	(145)
第四十四回	喽罗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	(153)
第四十五回	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	(161)

第四十六回	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移衅诈平民.....	(169)
第四十七回	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	(177)
第四十八回	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	(185)
第四十九回	收番礼金吾护法	慕 黎王氏偷情.....	(193)

禪 真 后 史

序

糜公有言：“佛为朝廷养济院，有功于国。”则亦取其真；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饭藜茹藿，膜拜燃香，吟梵喝偈，作净土津梁。乃俗子扬其波，儒流亦且导其澜，祈悟门于贝叶琅函，不复问拯世殫民实事。翻阅参求间，一腔热心已消矣！暨出，实建登，投老林壑，又拾《传灯》余炉，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依皈拱卫，胥老稚投礼空王。噫！真在是乎？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彀转，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其间一段真功行，良善可兹，疲癯可起，奸逆可锄，魑魅可扫；慈悲肝胆、侠烈心肠具备，不尽惨然眉低，断努目态也。则煦煦谈矜恤者伪，而柔刚互连者真；拘拘明心性者伪，而晦蒙不蚀者真；汲汲事焚修者伪，而践履沉实者真。即如薛仙，身膺天鰲，已入圣而脱凡，犹必再试之时艰，以补昔日罅漏，可识真之旨矣！然不指迷真之幻影，世且认贼作子，来金吾、党氏俱可身上金台；不指导真之竟究，世且丧志望洋，秋侠士、耿郎胡得立地成佛？揉叛盗于忠良，祛奸慝于禁近。《后史》皆所以补《逸史》未备，所为继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已作南车之指；猛钳锤于后劲，允为暗室之灯。衷以屡注而逾热，识以久历而逾沉，奇以弥触而弥吐。万鼎不足铭其怪，溟海不足方其灏，时花不足斗其艳，朝直不足侔其鲜！人各具眼，应尽悸目挤舌相惊赏，毋饶不佞笔舌也。

时崇祯己巳兰盆日，翠娱阁主人题。

第二十五回

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

诗曰：

云飞电掣疾如神，剑侠何由践驿亭；
百刃如身浑不惧，挥毫犹自写家音。
灯前宛转谈心曲，四野鸡声情未足；
临行着意赠兵符，直指边陲势破竹。

禅真后史

话说刘廉访审断印星白昼抢夺平民宝贝这一桩公事，心中大恼，待将印星责谴，因念“绝嗣”二字，有感于衷，拂纸挥毫，写下监票，发印星下大狱中监禁。正是：

不愁你势焰滔天，只怕他问官作对。

有诗为证：

倚势欺民夺异珍，反羁狴犴受箠籔；
设非执法无私曲，谁道羲皇照覆盆。

刘廉访怒气未息，将抱状虞侯打了三十下，取一面二百余斤重枷枷于司前通衢示众。此时关赤丁、賁禄得了宝贝不

敢留停，飞奔出城，各自取路回家了。印衙人伴星夜回衙，报知消息，一壁厢贲银两往狱内使用，安顿公子，又遍请州县乡绅连名进司，见刘廉访保领印星出狱。刘仁轨将前事对众备细说了，又把印星所写碧水源流与诸官看，众官皆笑，再三婉言委曲求恳。刘仁轨允诺，随将印星释放。众乡绅簇拥到客馆开宴，解闷。不题。

且说刘廉访与夫人龙氏商议，预整行装，俟候消息，只索打点归闲致仕。弹指之间，倏尔半载。忽一日，县官差人飞报：大谏议谷那律单荐刘爷廉能古博、文武全才，推升果州路总督，旧任马爷立候交代，星夜起程。数日后，圣谕实报已到边州，官吏迎接者陆续而至。刘仁轨选下日期，将家眷发付先行，随后上车缓缓出关。此时满城百姓焚香顶礼拜送，刘仁轨恋恋不舍。有诗为证：

耿介不拜权，黎民均感德；
拜别泣都门，黯然心惨恻。

刘仁轨等一行人陆路水舟，已至鄂州界口，忽见瞿家家僮阿晓浑身缟素，沿江飞骑而来。见了刘仁轨车从，滚鞍下马，哭拜于地，怀内取出一绵纸柬贴呈上。刘仁轨接了，看那贴面上乃“讣状”二字，心下惊惶，急展开看时：

不孝罪逆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先考，于月日终于正寝。谨此讣闻。

孤哀子瞿珏等绝粒泣血稽颡拜

刘仁轨看罢，哭倒地上，众官吏急急扶起。晓儿已对夫人并小主说了，一齐放声恸哭。龙氏要与做官的同往辰溪吊奠，然后之任。刘仁轨道：“伯父遐升，理应祭奠。但朝廷钦限紧迫，立等交代，如之奈何？”龙氏道：“昨问那推车军校，果州风土民俗如何？彼言此州切近西夷，人皆鸷悍。况沿苗连结，不时反乱，山寇极多，水足最险。目今蒙山洞作变，苗酋骨查腊侵掠边州地方。旧任总督马公差官督兵剿捕，屡遭败衄。马公告病思归，只待新官临任，交割了印信军马，彼好回乡避难。妾身细思，相公以一介书生，位登宪长，功名不为不显；宦囊虽为淡薄，亦可养赡暮景。不如上本辞位，持冠而回，免去跋涉远方，忧心挂胆。”刘仁轨道：“夫人之言虽善，可惜缓不济事。目今离建州以来，将及两月，募于半途上本辞官，朝廷岂无疑惑？倘逢物议，难免欺君之责。”龙氏道：“相公此一行，虽蒙皇上天恩，膺受显秩。妾身逆料，莫非印中贵暗种祸根倾陷？相公亦宜防闲。”刘仁轨道：“不然。彼既怀戕觊，岂无衅隙可乘，反加我以重位也？读书人受君之禄，命悬君手。尽忠前往，生死听天。”龙氏反覆劝阻，刘仁轨坚执不从。瞿琰道：“适闻大哥之言，竭躬报国，臣子之职当然。大嫂之论，明哲保身，知己之谈宜听。弟有两就之计，望兄鉴纳。”刘仁轨道：“吾弟有何高议，即当面讲。”瞿琰道：“小弟本该随哥哥同往，詎料爹爹弃世，寸心如割，恨不得插翅飞回。大哥钦限至急，速宜赴任，为国分忧。大嫂身体羸弱，每生腹疾，若使远行瘴地，切虑水土不服，旧恙复萌；况且苗蛮不时争乱，嫂嫂胆怯身衰，怎能禁受？不如同我回家，姑缓数月。待爹爹奔丧之后，候大哥信至，兄弟送嫂嫂同临任所，实为两便。哥

嫂以为何如？”刘仁轨笑颜称善，龙氏欢喜允从。当下夫妻商议定了，取出银两，差人买办礼物完备，就于驿馆安宿。次早，刘仁轨留下丫鬟男妇六人伏侍夫人，将宦囊什物尽数交与瞿琰带回，另差军校二十名护送。此际夫妻，兄弟分别，免不得凄惨一回，这也不必说得。刘总督一行人迤迳往西南进发，不题。

且说龙氏与瞿琰同乘了一辆车儿，监辖着箱笼行李，抄路往卢溪州来。不一日，已到毗离村口。叔嫂二人直到门首下车，迳入孝堂，灵柩前哭拜一番；令军校捧过黄檀一炷，计二十斤；白煜一对，计五十斤；素绢四十端，土布二百疋，贖仪百两，献于灵前。瞿珏弟兄拜谢已毕，随行军校将一座宦囊行李交割明白。瞿珏重加赏赐，发付起程。

且不说瞿天民丧事何如，单表刘总督自别了夫人登舟之后，不一日已到木马驿前。当晚就于驿亭寄宿，分拨军校于驿外四面巡逻，以防不虞。驿官进上饭膳，刘总督吃罢，待欲就枕，奈一时神思不宁，且于榻前灯下看书消遣。坐至二鼓将绝，静听万籁无声。猛听得檐前一声响亮，急抬头四顾，忽见一红衣壮士手执利剑飞步入来，站立案前，怒目上视。刘仁轨从容问道：“观君相貌不凡，乃奇士也。深夜至此，莫非为刺客否？”壮士道：“予奉印常侍之命，来取公首级，端候已久，今夜才得相逢。”刘仁轨道：“那常侍莫非是当今朝廷宠任秉笔内臣印戟乎？”壮士道：“然也。”刘仁轨笑道：“既如此，一死何辞！但乞遵从少待片时，下官写教字寄与家间，然后就刃。”壮士道：“公莫非赚予迟缓，用计擒捉乎？”刘仁轨道：“下官登程以来，此命久已置之度外。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计之有？况君家剑术如神，刺予首呼吸

间耳。纵有诡计，从何施展？”壮士道：“此言非欺我也。速写家报，莫延时刻。”刘总督举笔展纸写云：

目前印星见财起意，强夺关赤丁玉蟹、贡禄赤猴，予奉公执法，使关等去璧复完，印星大奸遭叱。承夫人见谕，必有奇祸。今于剑南木马驿中，偶逢剑侠，赐以善终。人皆有死，死复何憾？但负朝廷厚恩，未能获报于尺寸也。夫人切莫悲啼，乞以不妄为戒，俾后入谄谀是怡，直道为蛊；林泉耕牧终身，切莫仕途弦耀。至嘱，至嘱。

壮士见了，忙问道：“那关赤丁，老爷从何处会来？”刘仁轨道：“家书草就，乞斩予首级而去，免使那人悬望。”壮士道：“某系剑侠，颇读诗心。匕首虽利，不伤烈士。某当行刺以来，每见慌张悚惕、哀号乞命者甚多。要如督爷从容态度，谈笑自如，不以生死为念者，万中之一耳！某见之心慑神服，何忍加害？适观督爷写出关赤丁玉蟹，又云去璧复返，其中必有情迹，督爷可言其详。”刘仁轨将关赤丁并贡禄岳庙赛会，印常侍之子印星诬盗夺宝，及后覆详辨冤，给发出罪之事，从头至尾，细谈一遍。壮士纳头下拜道：“小人不知督爷如此高谊，险些儿害了好人。万死！万死！刘仁轨扶起，道：“好汉不行刺害，反行重礼，何也？”壮士道：“关赤丁乃某盟友，出入西番，大获利益，周人之益，济人之急，况兼精于骑射，最有义气。某母老家贫，受彼之惠实多，适被竖子所陷，若非督爷存公释放，险丧其命。令督爷不挥翰札，亦不免予利刃之锋。此非人谋，实天定也。”刘仁轨道：“公既受印常侍重托而来，不斩予首，何以覆命？”

壮士笑道：“某虽剑侠，家实贫寒。然雅慕贞诚，不图奢靡。苟逢知己，纵刎颅剖胆，亦所甘心。倘遇不平，便奋戟挺戈，誓诛奸狡。前因与印常侍门客交厚，被力荐于印公，出入帷幄，参赞政机，赖常侍待以心腹，每欲奏闻皇上，赐予爵禄。某自思福薄，力辞其议。偶于公署中与公子谈及：‘督爷贪婪肆恶，荼毒百姓，与家君有不世之仇。家君宽厚，反荐援于朝，擢以重位。可怜果州路亿万生灵必遭鱼肉，怎能够一个仗义英雄杀了这厮。实万民之福也。’某一时奋激，飞跃而来。谁想督爷如此真诚雅饬，不以生死芥蒂。某反思那厮谎言，乃愚我也。若不剪除，必为民害。”说罢，长揖欲行。刘仁轨款往道：“足下惠我以生，乃非常之德。常闻义士不以财利动心，下官若以金帛赠君，反贻君诮，是不敢耳。”壮士叹息道：“知心哉，刘爷也！知心哉，刘爷也！”刘仁轨又道：“足下乞留姓字，以为他日萍水之证。”壮士道：“某以四海为家，久忘名氏。异日倘得相逢，但呼‘戾霄子’足矣。只恨误听竖子之言，几陷人于不义，若不斩彼头颅，何以癢愤？故即拜辞长往。”刘仁轨道：“吾闻仁者不绝人之后。印星虽系狂妄不才，念彼弟兄二人只存此子，倘有差池，则绝后矣。君子处世宜宽，莫生戕忍之念。”壮士道：“仁者之言，敢不佩服？某虽出入常侍之门，蒙待予以优礼，察彼行藏举止，外宽内忌，事多阴险。今日某之鹵莽，未必不出于常待之笼络也。某今不往。彼必复生暗害，督爷不可不慎！”又于怀中取出朱符一纸、短剑一口呈上，道：“果州切近西夷，每多邪魅巫蛊之术。督爷藏符于身，诸邪皆不敢犯，可免蛊魅之害。印常侍门客虽多，皆出吾下。某不覆命，彼必复遣人至。督爷可将此剑悬于卧榻之

前，诸雄自不敢近。愚衷竭矣，前途万祈珍重！”刘仁轨再欲言时，猛听的“豁刺”地一声，那壮士早已跃于屋顶，但见一道金光，星飞电掣而去。刘仁轨嗟叹良久，侧耳听时，樵楼已催五鼓。但见残星犹烂，斜月将沉，烛影半明，鸡声四起。静坐暗思，转觉神魂悚惕，不敢就枕，和衣隐几而卧。少顷，天色黎明，早膳毕，众官吏人役簇拥上车，取路前进。

趲行数日，早到南平界口，一带尽是山路。只见树木参天，猿猱野啸，数十里并无屋舍人烟。从早至晚，才蹇出山嘴。一望时，旷野深林，又不见人迹来往。刘仁轨惊疑，忙令人停下车儿，问官吏：“这是什么去处，如此荒凉，前去难以驻足？”长接军校禀道：“再行里余，林尽处有一古寺，可以安宿。”刘仁轨催促趲行。出得林外，天已昏黑，果然有一大寺，前站军健先入寺中通报。一霎时锺鸣鼓响，住持等秉烛齐出山门迎接。刘仁轨举目看时，寺门首有一匾，匾上书着“永祥寺”三个大金字。刘仁轨迳入方丈中。僧众供茶献酒，铺叠床帐，候至更深散去。其余人役四散安歇。

刘总督案间停烛，帐前悬剑，和衣睡于床上。将及三鼓，正朦胧睡去。猛听得“咕叮镗”一声响亮，刘仁轨从梦中惊醒。静听时，铿然有物坠地。心中暗解，不敢呻吟，急坐起屏息于帐中窥觑。少顷，又见一物从门外飞掷进来，刚掷于宝剑之上，“策铬铮”火光爆绽，那物坠于帐前。刘仁轨宁神静坐，直到五更，不复见有动静。看看天色明亮，只见床前插着两口利刃，长有二尺四五，锋芒耀目。拔起展转细看，剑尖上嵌着金字：一名“金雏”，一名“玉尾”，刀靶上皆有“印府”二字。刘仁轨两手加额，欢喜道：“今日予

之得生，皆赖眾霄子赠剑之功。此恩此德，当铭肺腑。”暗中嗟叹一回，随将利刃藏于匣内，赶早催促起程。

行至蒲原地界，旧总督马公交了印信自去。又数日，方抵果州路。此时，合州大小官员都出郭外迎接入城，一应新任规例自不必说。统制官等禀道：“蒙山洞苗酋骨查腊拥数千精锐洞蛮，掳掠村镇财帛，杀戮子女。去任马爷畏缩不战，彼得肆志横行，渐次骚扰附近城池。今龙门州被围日久，乞老爷急添军马剿灭，百姓才得安生。”刘仁轨道：“我蒙皇上钦，正为此事星夜前来。昨已发下檄文，各州征兵。今且分守要害地方，候大军集，我自监兵督阵，赖汝等用心剿贼。等奏捷献功，另行升赏。”众统制官等齐声应诺而退。随后各州军马陆续皆到。刘仁轨正欲整顿出战，忽探马报道：“骨查腊三日之前，已撤围退去。”刘仁轨疑有虚诈，复差人前去打探。回覆道：“骨查腊举兵离洞，已经数月。其妻辛氏并爱妾三人皆与嫡弟骨黎庐有奸，大小争锋，各拥苗姑厮杀，合族洞蛮不忿，聚集亲丁将骨黎庐、辛氏等杀戮无遗，洞中大乱。骨查腊闻变，乘夜撤围散去。”刘仁轨大喜，只留二千兵协守龙门城，其余将士尽行回镇。不知骨查腊回洞之后，复来攻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从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

诗曰：

狂药同饴貌若花，两般滋味毒如蛇；
使君盛德屏三蛊，正气端能胜狭邪。

话说这果州路沿边山岛地方，共有五十七洞，洞主名为酋长。朝廷赐印，各自管辖军民。内中也有田地市镇，种植经营，一般完纳粮税。凡有词讼，皆属洞主审断。若遇大辟重刑，方才申详上司。那五十七洞互相婚配。这西阳甸折冲诸洞，襟带五溪。这洞主沙或迷，傍山四围筑就城堡，乃西夷各洞出入这路。东首一洞名灵关，洞主姓乜名律新。西首一洞名清江，洞主姓利名把答。三洞各拥苗兵万余镇守，结为唇齿，连络自据。那苗兵的钱粮，都是总督府中给发。以外五十四洞酋长受其约束，每岁钱粮、方物，都送与三洞主，类总解入朝廷。凡一概上司邻州官员到任，必先用计下蛊，然后暗通关节，彼此贿赂公行，把持官府。做官的一场辛苦，所赚财禄大半送与他用。如与他相拗不厮合时，暗中念动咒语，蛊毒生发，多害性命。故剑南地面称三洞主为巴西三蛊。

当下，中洞主沙或迷闻知新总督刘爷临任，预写传贴，通知东西二洞主办礼物，差人庆贺。苗丁等星夜奔到总督府，献上礼单。刘仁轨展看，乃治下土官统制沙或迷等谨奉上土绸十端、毛褐四十疋、山羊二十罽、巴豕二条。刘总督暗想：“绸褐、山羊，俱系土产。但巴豕二条，不知何物？”吩咐军校：“一概礼物，暂停于外，只取巴豕进来。”苗丁忙令人把巴豕抬入府中。刘仁轨看了，不觉心震面熟。原来那巴豕是两条大蛇，昂头掉尾，身长数丈，细目长齿，香气触人。刘仁轨正色问书吏道：“此为巴豕乎？”书吏道：“正是。凡新任老爷至此，三洞主贡献土产以充肴馔。”刘仁轨道：“此巨蛇必有毒气，食之岂无疾病？”书吏道：“这蛇生于山谷之中，大者五百余斤，其次一二百斤，至小者五七十斤。土官取之，烹割而食，其味甘美，与鱠肉无异。或糟与醢，更为鲜美，故取名为巴豕。”刘仁轨笑道：“既如此，权且收下。”将前项礼物一丝不受，重赏苗丁回洞。刘仁轨退入私衙，暗想：“巴豕形状蠢恶怖人，食之不祥。”夜静，令人放入墙外城河水里。三更后，忽听锣声大振，喧嚷不息。刘仁轨虑有变乱，忙起来穿衣，秉烛坐听消息。直到天晓，喧声方止。唤值堂官吏询究夜间之事，官吏禀道：“附近沿河百姓，专倚养鸭生子以为生计。昨夜忽有二大蛇从河内涌出，吞食两岸之鸭，故百姓鸣锣驱逐。二蛇盘旋奋恶，群鸭已被他吞食百余，直待天色将明，方才迅跃而去。大者逃脱，小者被百姓乱弩射倒，已剥皮剁肉，大众均分，因此喧嚷半夜。”刘仁轨道：“此二蛇即苗长沙或迷所送者，我见其蠢恶异常，故不用而弃之。适下水之时，低头闭眼，气已垂绝，何能奋迅食人之鸭？”官吏跌足道：“可惜！可惜！这两条蛇

洞主捕捉之时，不知费了多少银两功夫，才得送与老爷，极其敬重。若送下司州县官长，又是次等细小之蛇。此蛇猛鸷神速，其行如飞。非英勇精锐之士不能近傍。凡洞主擒获时，养于洞中石坑之内，常以药酒倾下，使蛇吞之，骨软毒消，故垂首闭目，其形如醉。若放入水中，药气顿除，猛毒如旧。众人若非用弩攒射，怎能够奇物入手？老爷不知轻弃，沿河百姓之福也！”刘仁轨笑道：“此物纵万分奇妙，吾亦不忍食之。”有诗为证：

巴豕形状恶，胡为称珍馐；
达士遵其生，宁将掷东流。

话分两头。再说苗丁等回洞禀覆洞主，细说此事，沙或迷不悦道：“刘公不受此二蛇，初计已成虚度。”即请东西二洞主计议。利把答道：“咱等共申一道公文，求请督爷预支次年给赏布粟银一万六千余两。如依数给我，又作区处；倘挠阻不从，只用那话儿便了。”沙或迷欢喜，共写下一角公文，差本洞承局往果州总督府投上。刘仁轨见了，笑道：“我这里本年支給尚且不敷，怎有预给于汝？”将公文一笔涂抹，掷于案下。承局回洞说了，沙或迷道：“这鸟官不知咱们的手段哩！且呼这件灵物去时，管取他昏迷落彀。”又差人与东西两洞主说知，共行其术，不题。

且说刘总督叱洞蛮承局去后，两旁人役皆掩口暗笑。刘仁轨见了惊疑，暗料个中决有情弊。一连数日，公务了毕，即回后堂焚香读《易》，或凝神端坐。夜则悬剑藏符，停灯和衣而睡。忽一夜三更时分，正朦胧睡去，蓦听得“索索”